

“既然命运充满不确定性,不如现在就去做想做的事,见想见的人。”时隔六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推出新书《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素洁封面上的这行字动人心弦,惹人遐想。这部扑朔迷离、虚幻与现实相互交织的长篇小说分为三个部分,讲述了三个故事。

开篇是一个青春的童话。17岁的“我”爱上了16岁的她,近一年的交往中彼此无话不谈,浪漫而美好,她为“我”讲述想象中的小城,“我”听得心驰神往,仿佛一切都来日方长。可她突然不告而别,“我”苦苦寻找却终无所果,直到四十多岁还孑然一身……这个故事也是小说的核心,17岁戛然而止的初恋是一个解不开的结,朦胧的情愫与对未知的追寻贯穿始终。

第二个故事中,“我”为了改变中年平淡的现状,应聘到偏远小镇的图书馆当馆长,前任馆长子易先生温和亲切,给了“我”很多帮助;穿黄色潜水艇夹克的辍学少年是过目不忘的天才,终日在图书馆看书;“我”一改往日沉闷,居然主动邀请咖啡馆女老板共进晚餐,一如17岁那年的夏天。然而,一天晚上,子易先生说他已离世一年多了;黄夹克少年也在一个冬夜离奇失踪;咖啡馆女老板说她有难言之隐。

第三个故事中,黄夹克少年出现在小城的河对岸,双眼直勾勾盯着“我”,而“我”确信自己不认识他……

小说构建了一个虚拟小城,那是17岁那年“我”和她一起想象创建的乌托邦。小城环绕着坚固的高墙,城内城外的人互不相通,仿佛两个平行世界;城里的人们没有影子,没有情绪,也不会变老,时间仿佛静止了;城里有很多独角兽,每天固定出城进城,调节着小城的平衡。小城并不是伊甸园,没有电灯,没有电脑,生活朴素简单,却有16岁的她——“我”无法忘却的淡然安静的初恋。

真实的生命各有缺憾。“我”自失去初恋后,找不到生活目标,平庸度日;子易先生本是地方名流,却因车祸家破人亡,形单影只;黄夹克少年智力超群,却因过于偏科连高中都没考上。他们喜欢栖身于图书馆。“我”是读梦人,与16岁的她朝夕相处;子易先生离世前,将私人图书馆捐献给了镇上;这对辍学的黄夹克少年意义非凡,是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在图书馆,子易先生和“我”指导黄夹克少年读书,阅读和图书馆成为时空变幻的神奇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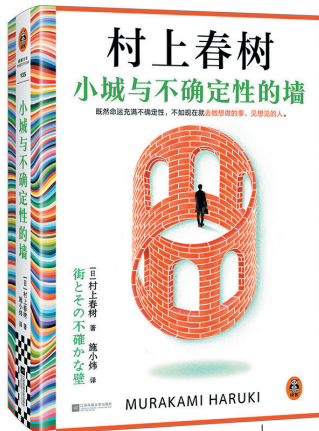
小说充满了对生命的哲思。在现实与虚幻、主体与意识、本我与自我的复杂交织中,“我”与影子的关系引人发省。“在这里的我,不过是真正的我的替身而已,不过是真正的我的影子似的东西而已——或者不如说,我实际上就是一个‘影子’。”“你觉得在外边世界里的是她的影子,在这座小城里的才是本体。但,果真是这样吗?其实事实很可能正好颠倒过来呢。弄不好外边世界里的才是真正的她,在这里的倒是她的影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留在这个充满矛盾和谎言的世界里,又有什么意义呢?”“本体跟影子被彻底调包,这种事情可能吗?哪个是本人,哪个是影子,居然连自己都会搞错?”这一连串的发问,既是对真实与虚幻,也是对生命本源的思考与追寻。

不知何故,“我”的记忆在小城内外来回切换。什么才是现实?什么不是现实?区隔现实与非现实的那道墙究竟存在不存在?或许,墙是存在的,不过,那是一道时时刻刻变幻不定的墙,“它根据场合不同、对手不同而改变其强度,变幻其形状。宛似活物一般。”当“我”和影子似游泳一般穿过了理应由坚硬的砖头筑成的小城的厚墙,宛如钻过一层柔软的果冻时,一种无法言喻的奇妙感触袭来:“那是一层介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东西,在那里没有时间也没有距离,只有一种似乎混杂着大小不齐的颗粒的特殊抵抗感。我闭着眼睛冲破了那层软绵绵的障碍。”原来,小城看似坚不可摧的城墙只是心中的执念和幻象。

村上春树的语言细腻优美。“我们俩打刚才起就赤裸着双足,澄澈的河水清凉地冲洗着脚踝,河底的细沙包裹着我们俩的双脚,就像睡梦中柔軟的云絮。我17岁,你小我一岁。”“两只小鸟敏捷地比翼横飞上空,锐声啼鸣。沉默中,暮靄那青苍的前兆开始围裹起我们俩。我在你身旁坐下,不知何故便有点儿神思恍惚。就像有几千根肉眼看不见的丝线,将你的身体和我的心仔细地缠缚在了一起。你眼睑的瞬息颤动,嘴唇的细微颤栗,都摇撼着我的心灵。”村上春树的比喻尤其巧妙迷人:“他的嘴巴半张着,面露仿佛误把一条虫子吞咽进了喉管深处似的表情。”“你零零星星地把这些事情一点儿一点儿地告诉我,就仿佛从旧大衣口袋里把一些残缺不全的东西一点儿一点儿地掏出来一样。”“我的心与我的意志相背而行,仿佛年轻的兔子第一次来到春天的原野上,跃跃欲试,就想撒撒野,发发疯。”

莫言曾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就是这样一部在哲学意义上有所突破、意味深长的作品,村上春树将现实的真实置入不断演变和推移之中,让现实生活和意识幻象相融合,构建起一个17岁的乌托邦。在那里,生命没有遗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和转换;在那里,时间无穷无尽,人们舍弃了影子,走出了时间。

作者简介:乔欢,中国小说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书评人。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十七岁的乌托邦

乔欢

《乌云之上》：拨云见日是晴天

李凤玲



由孙俪、罗晋主演的电视剧《乌云之上》刚刚在爱奇艺完美收官。这部刑侦悬疑剧相较于其他同类题材剧集,不仅剧名不落俗套,其双线同行的结构、正邪两方的殊死较量以及对于人性之恶的深度挖掘,都让观者过目难忘。看完该剧,恰似拨云见日,心情尤为晴朗。

双线并行在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乌云之上》的双线却运用得尤为大胆。在剧中,女主韩青(孙俪 饰)是一条线,她在明;男主钟伟(罗晋 饰)是另一条线,他在暗。这明暗两条线,其实也可以叫阴阳两条线,因为暗线的钟伟,从第一集开始就处于失踪的状态,后面的剧情也是一步步印证了他已经牺牲的事实。而在大多数观众的认知里,一部刑侦剧中的男女主角,肯定是在一起并肩办案的。但在《乌云之上》中,钟伟每一次出场都是在女主韩青的回忆、梦境甚至是幻觉里,他仿佛是在冥冥之中引导着昔日搭档韩青的办案思路。这种浪漫而大胆的拍摄手法,当然是基于女主与男主之前密切而有深度的交集之上的,合情亦合理。钟伟失踪之前,对韩青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他们之间除了是默契的办案搭档,其实已经产生了爱慕之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表白。当钟伟在办案时失踪,韩青一直寻找他的下落。很多人都在劝她放弃,但她坚决地说“不”。她一边办着手头的案子,一边寻找着自己的搭档和爱人,并且从案件中发现了与钟伟失踪有关的蛛丝马迹。在很多关键节点,正是钟伟给了她正确的指引,才让案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最后,案件告破,钟伟也确定已经牺牲。虽然没有等来大团圆的结局,虽然这成为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但这也恰恰揭露了犯罪分子凶残的一面,也是《乌云之上》之所以成功的又一个亮点,那就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正邪之间的殊死较量。

犯罪分子的凶残超乎想象,一千刑警的执着追踪,正义艰难伸张,坏人被绳之以法,都在《乌云之上》中得到充分展现。这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乌云之上》中,正义一方以韩青和新搭档林嘉嘉(丁冠森 饰)为代表;邪恶一方则是以周雪曼(李小冉 饰)、王学华(王紫逸 饰)为首的贩毒集团。双方的较量有明面上的,更多的却是暗处的博弈。因为剧中的罪恶一方都有着光明正大的掩饰身份,他们的黑暗交易不为人知,他们的罪恶一面也难为人察;而作为刑警的韩青及其同事们是在明处办案。敌在暗,我在明,犯罪分子的阴险狡诈和无所不用其极,都让这场正邪较量显得更加残酷和艰难。为了通过贩毒获取暴利,犯罪分子不择手段。收买、恐吓、利用老警察也即钟伟和韩青的师傅赵文斌(李洪涛 饰),使其晚节不保,最终愧悔自杀;他们更丧心病狂地杀害了就要追查至案件真相的警察钟伟。犯罪分子的凶残让观者的心头宛若阴霾重压,韩青和同事们的不畏强暴、执着追凶则如拨云见日,让观众心头重见明媚阳光。明知继续追查有危险,明知有同事倒在了前行的路上,他们还是无所畏惧,一路向前。当案件告破真相大白,所有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来之不易的胜利让所有观众落泪动容。最后一集有段钟伟给韩青的表白(牺牲前录制的),虽说是迟来的告白,但他动情的诉说,阳光的面容,都在罗晋真情而走心的演绎中,让剧中的韩青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更深深打动了观众。

除却双线结构,除却正邪对决,《乌云之上》对于人性的深度挖掘,也做得非常成功。这一点在反派周雪曼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首先得益于其饰演者李小冉的表演功力。多年以来,李小冉一直都是颜值与演技的双重担当,剧中的她人如其名,肤如白雪,身姿曼妙,其公开身份是茶楼老板,事业有成,气质优雅,对同父异母的妹妹韩青照顾得无微不至,经常为妹妹打扫卫生、煲汤进补,长姐如母般无微不至。但就是这样一副人畜无害的优雅面容之下,藏着的居然是蛇蝎心肠。她贩毒、杀人,是掌控着整个贩毒链条的终极老大。她还利用妹妹对她的亲情与信任,在妹妹手机里安装了跟踪器,让警队的抓捕行动一次次落空,犯罪分子一次次逃脱法网。颜值超高的李小冉在塑造周雪曼这个角色时,拿捏自如,不动声色之间便将一个看似明媚实则阴鸷、看似温柔实则心狠手辣的反派匪首形象演绎得多面立体、入木三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当一切都水落石出时,周雪曼终于锒铛入狱。虽说早年的家庭不幸让她心灵遭受创伤,但无论如何这都成为不了她日后犯罪和害人的理由。等待她的,是法律的严惩。

扫除阴霾与罪恶,拨云见日是晴天。看完了《乌云之上》,我更加珍惜这朗朗乾坤的明丽与美好,这也是一部好的刑侦剧所带给观者的意义!

作者简介:李凤玲,教师,媒体特约撰稿人。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島』
扫码关注